

湖 剧

麒麟帶

浙江省剧目創作整理委員會協助
湖州市湖剧团整理 劉 雉執筆



东海文藝出版社



剧照之一

姚麒麟：我有朝一日时运转，
不忘你这番大恩情！



剧照之二

张采贞：麒麟带呀！——
姚麒麟：——采贞妹！



剧照之三

徐郎中：四塊松板十六隻釘，
活活釘死你这小賤人！



剧照之四

張采貞：好一个有情有义的李世忠；
狼心狗肺姚麒麟！

人物表

姚麒麟 男，廿三歲。
李世忠 男，廿五歲。
張采貞 女，二十歲。
張采貞鬼魂。
張老松 貞父，五十多歲。
徐郎中 貞舅，五十歲。
王阿太 姚舅母，四十歲。
老 僕 王家心腹人。
土 地 姚家墩當家土地。
其 他 某甲、送親人等。

排演說明：这是湖劇，但完全適用於其他劇種（特別是越、滬等劇），只要將其中幫腔刪去，個別字句更換就可以排演。劇中分場分幕及佈景，劇團可根據具體條件決定，用出將入相的方法亦可以。——編者

序 幕

時間：清明。

地點：湖州府城西門外狀元橋。

人物：姚麒麟、李世忠。

景：幕外（或野景）。

〔幕啓：姚麒麟面容消瘦，衣衫破舊，腰繫一根綁着麒麟的絲板帶，低頭走上。〕

姚麒麟 唉！（唉，哭板）我姚麒麟，好不淒涼呵！

（唱“本灘調”慢板）

落魄街头無人問，

爹娘呀！（揩淚）……

腹中飢餓实難忍。

沒奈何解下腰間絲板帶，

心想賣它几分銀。

將身就把狀元橋头上，（見人退避）

啊呀來來往往都是面熟人！

我叫賣板帶難开口，

恨不得河邊去把死路尋！

〔李世忠背包裏挽紗帶上。姚旁立呆思。

李世忠（叫賣）紗帶！棉紗帶！

（唱“勸書調”帶帮腔）

欢欢喜喜往前奔，

出了湖州老西門。

（帮腔：呵里哀云烏呼里云呼郎哎）

上得橋來回頭望，

柳樹下面有個人！

（帮腔：呵里哀云烏呼里云呼郎哎）

呵！姚麒麟！是你？……

姚麒麟（抬頭，辯認）哦！原來是李世忠！（嘆氣）

李世忠 麒麟兄！你一個人站在这里，手拿板帶想做什么？

姚麒麟（支吾）沒，沒有什麼！我是要——

李世忠 要怎样呵？

姚麒麟（看帶，痛心）哎！我活不下去了！

李世忠 你！（驚）你好好一個人，怎么会活不下去了呢？

姚麒麟（咳）世忠兄呀！

（唱“本灘調”清板）

都只为我父母早亡故，

小弟未曾学会八股文。
几畝薄田賣乾淨，
吃一頓，少一頓。
李世忠 你怎么不做个小生意呀？
姚麒麟 提籃挑担我無力气，
李世忠 賣棉紗帶去好了。
姚麒麟 缺少本錢也做不成。
李世忠 嘿，找你娘舅去借呀。
姚麒麟 老娘舅为人刻薄又凶狠，
李世忠 同你舅姆商量。
姚麒麟 舅姆是冷言冷語刺我心。
李世忠 求你表妹講情。
姚麒麟 表妹也是無情女，
翻臉不認姚麒麟！
世忠呀！我方才舅父家中把銀子借，
万不料被他趕出門！（哭泣）
李世忠 哎！（憤慨）原來如此。
这世态炎涼真可恨！
麒麟兄！你也不該把死路尋。
好漢子咬牙爭口气，
窮朋友，幫你想想生意經。（想）
姚麒麟 咳！（捧帶）世忠兄！
李世忠 什么？
姚麒麟 我兩日未曾吃飯了，只求你借我一兩銀子，我把這
根板帶，押在你的手中吧……
李世忠 呵！（接帶，看了看）聽你說得好可憐！
姚麒麟 可憐，那帶上的麒麟，还是我娘親手繡的呢。（哭）

李世忠 (嘆氣) 麒麟兄！不要難過！(還帶)

姚麒麟 怎麼？

李世忠 (掏錢) 我幫你想出一個長久之計來了。

姚麒麟 什麼長久之計？(沒精打采)

李世忠 麒麟兄呵：

(唱“本灘調”快中板)

多餘的銀子我沒有，(遞錢)

只賣了銅錢三百文；

再借你這包棉紗帶，

趕快背到孝豐城。

姚麒麟 做什麼？……

李世忠 只要你肯把生意做，

省吃儉用度光陰。

姚麒麟 呵！世忠兄！你自己怎麼辦呢？

李世忠 我再向老闆去賒欠，你放心拿去就是了。

姚麒麟 (猶疑) 我一個人只怕做不好呵……世忠兄！我還是同你一道去吧！

李世忠 哎！兩人同路，生意不好。你往孝豐，我就往菱湖鄉下走走。時候不早，快些趕路要緊。

姚麒麟 如此小弟領受了！

李世忠 好。我來送你几步。

姚麒麟 (非常感激) 世忠兄呵！

(唱“燒香調”緊板)

我有朝一日時運轉，

不忘你這番大恩情。

李世忠 說那里話！(挂紗帶于姚臂上)

(唱“勸書調”、帮腔)

棉紗帶子花样新，
小本經營度光陰。（哎……郎哎）
若要生意做得好，
你老老实实莫欺人！（哎……郎哎）

〔帮腔声中：姚連連点头称是。〕

〔李挽姚前行，叫賣紗帶，回头命姚試叫。〕

〔姚迟迟喊出：“紗帶！棉紗帶！”〕

〔李点头微笑，相攜过桥下。〕

——幕緩落

第一幕 第一場

時間：夏天，某日上午。

地点：安吉南門張隆兴客店。

人物：張采貞、張老松、姚麒麟、徐郎中。

景：鄉鎮客棧擺設，簡陋、整潔。一桌二椅，及一把浙西土產靠背竹椅。

〔幕啓：張采貞捧招牌上。〕

張采貞 呀！（唱“春戲調”慢板）

清早起來天气爽，（出門掛招牌）

掛好招牌進店堂。

今朝是我生辰日，

头髮梳得亮光光。

爹爹愛我珠宝样，

椿椿事情好商量。

姑娘今年二十歲，

哎！只怪爹爹呀！

还不与我配夫郎！

〔張老松挽菜籃上。貞在屋揩桌想心事。

張老松 哎！（下接緊板）

買好小菜回店堂——（進）

又只見采貞立一旁。

這幾天看她脾氣怪毛燥，

想來想去不知為那椿。

采貞：

張采貞 呵！（笑迎）爹爹回來了！

張老松 回來了。有人來過哦？

張采貞 沒有。

張老松 嗯！小菜拿去洗淨燒好，魚呀肉呀樣樣留些起來！

張采貞 做什么？

張老松 紿你過生日。唔！你看這裡還有花生、鷄蛋、麵！

張采貞 嗯！（拿出酒壺）還有老酒，爹爹！你今朝好多吃了几杯了！

張老松 嘿嘿！我每天吃酒也不少。唔？（忽然想起）采貞！（找尋東西，忽摘帽子，取出一枝花）你看這裡還有一朵花！是你舅姆送的。過來，爹爹替你戴好！（笑）

（唱“本灘調”慢板）

采貞兒好比一朵大紅花，

安吉城中人人口上誇。

三外公听了哈哈笑，

他叫我留心把你尋個好婆家！

張采貞 哟！（喜又羞）……

爹爹呀！三外公說了這句話？！

張老松 是啊！

張采貞 但不知將我許配哪一家？

張老松 哪一家，我還沒想过。

張采貞 （埋怨地望一眼）唉！

張老松 哎！采貞！你想想，安吉城里有你中意的人么？

張采貞 哼。（挽籃下）

張老松 （怔了一陣）咳！姑娘大起來了！

（唱“本灘調”中板）

看采貞心思是要嫁出門，

老爹爹的苦楚她還不知情。

獨養格女兒我難割捨，

家里虽窮也要接代人；

我只想招个女婿進店來，

快快活活抱孫孫。（笑、想心事）

〔姚麒麟換短裝，背包裹挽紗帶掙扎走上。〕

姚麒麟 啊唷！（貞聞声随后上見姚又驚又喜）

（唱“夜行調”慢板）

昏昏沉沉往前走，

幸喜挨到張家門！

張老闆：張老闆！

張老松 喔！是姚客人！介早就來投店么？

姚麒麟 （点头喘气）我要暈倒了！（倒在老身上）

張老松 哟呀！采貞！

張采貞 來了。（幫老扶姚安坐竹靠背椅上）

張老松 去！拿碗冷水！帶個銅錢！

張采貞 是，（急下取水復上）

張老松 快点……（接碗）哎，姚客人！

姚麒麟 （出声）不好了！

- 張采貞 (驚)……
- 張老松 不要緊。一定是發痧，我代你刮刮就好。(动手)
- 姚麒麟 呵唷！(拒)不是發痧，是病。(喘气)我，我又要暈过去了！……
- 張采貞 (急、欲哭)呵！……(抓住老松手臂)
- 張老松 姚客人！……姚客人！
- 姚麒麟 咳！(擺手不說話)……
- 張老松 我去代他請個郎中來吧？
- 張采貞 好。
- 姚麒麟 不，不用！我是老毛病了，歇歇就会好的。(躺下)
- 張老松 嗯！我明白了。姚客人！你身邊沒有銅錢。不要緊的，郎中是我大舅，喊來幫忙看看，也算不了啥。
- 采貞：先把客人包裹拿去，登上號簿。我去請你娘舅來。
- 張采貞 是。(老下)
- 姚麒麟 咳！(悄悄揩淚)……
- 張采貞 姚客人，你想不想吃東西，我去幫你燒一碗麵來吧？
- 姚麒麟 不！(閉目不語)……
- 張采貞 (憋氣)嗯！(取包裹送下，拿茶上)吃杯茶吧。
- 姚麒麟 哦！(接杯喝干)多謝大姐。
- 張采貞 好些了么？
- 姚麒麟 (強打精神)好多了！(音樂牌子)
- 張采貞 (接杯送下，取筆硯號簿上，坐桌邊磨墨，翻开號簿，提筆，——樂止)客人！你叫姚麒麟，是不是？

- 姚麒麟 是呀！
張采貞 (寫) 湖州府人？
姚麒麟 不錯。湖州西門外姚家墩。
張采貞 (邊寫邊記) 你今年几歲了？
姚麒麟 怎么还要登年歲？
張采貞 这是官家新訂的規矩呀。
姚麒麟 哦，我二十三歲了。
張采貞 (打手勢，指姚比自己大三歲) ……唔。
姚麒麟 (詫異) ?
張采貞 (低头邊寫邊說) 你沒有帶家眷？
姚麒麟 是。單身人！
張采貞 哟！(邊寫邊默唸：“單身人”) 从哪里來，往哪里去？
姚麒麟 孝丰回來，往湖州去。
張采貞 是販賣棉紗帶的。
姚麒麟 是。我是初次做生意。
張采貞 嗯，不是初次做生意吧！你來往有三次了。
姚麒麟 (尷尬) 哇！对了。大姐，你真是個細心人哪！
〔站起偷看真的筆跡，暗暗豎指讚嘆〕……
張采貞 你病好了么？
姚麒麟 好了。
張采貞 真叫人替你擔心。
姚麒麟 咳！到了隆興店，好象到了自己家，見了你父女好象見了親人！
張采貞 当真是这样么？
姚麒麟 是啊！(激动) 我親娘舅待我也不如你們好！(难受)

張采貞 客人！放安靜些，當心你的病又來了。

姚麒麟（長嘆）大姐，你知道我這病是怎樣得來的么？

張采貞 这个，我怎么会知道呢！

姚麒麟 我告訴你吧！

（唱“本灘調”慢板）

我咬緊牙關來嚐辛苦，

實指望成家立業把氣爭；（貞暗讚）

我忍飢耐寒，起早摸夜趕路程，

因此得了這頭暈病。

你有病就該早診治，

我娘舅是個好先生。

姚麒麟 大姐呀！你看我哪有余錢來吃藥，這房錢飯錢實在急煞人！

〔采貞想解說什麼，沒出口，低頭尋思，忽有所悟。〕

張采貞 哦！姚客人！（掏出銀包）

我這裡私房銀子借給你，

姚麒麟 呵！大姐！你信得過我么？

張采貞（點頭）嗯！（遞銀）

我張采貞信得過你姚麒麟！

〔姚接銀感激握手，貞避開。〕

〔張老松拉徐郎中上，貞忙叫姚藏好銀子不要响。〕

張老松 呵！姚客人！你當真就好了么？

姚麒麟 好了。

張采貞 還沒有斷根。娘舅！他是老毛病，頭暈。

徐郎中 哟！頭暈有內寒、外感、五臟、六腑等等七十二種根由。（拉开姚嘴巴看舌苔）嗯！姚客人病情多半

是从胃口起。要內服湯藥，外用針灸！

姚麒麟 哟呀！还要用针灸？

徐郎中 是。我徐家祖傳金針在此！

姚麒麟 呵！（避）大姐：我不要看了。你把包裹拿给我，我还是先去做些生意要緊。

張采貞 哟！姚客人，出門在外还是身子要緊，銀子是小事。（欲拉）

張老松 采貞！（拉貞旁白）不許对客人亂說話！

徐郎中 哈哈……姚客人！我外甥女兒說的是好話。看你氣色不大好，还是先到后面樓上歇歇，讓我帮你診過脈再講！（站起）

姚麒麟 好吧，多謝娘舅先生。

徐郎中 好說，客人請。

〔二人相讓走下。采貞隨行。〕

張老松 采貞：快点弄小菜去，留你娘舅吃杯酒。

張采貞 瞭得。呵，爹爹：关照娘舅一声，把客人仔細診脈。

張老松 哦！（貞去又回）

張采貞 开藥方要配好藥料！（急下）

張老松 嗯，真奇怪。她对待來往客人，都是冷冰冰不理不睬的，怎么同这位姚客人这样热心？……（左右看）呵！我明白了！（匆匆追貞下）

——暗轉

第二場

時間：当夜到次晨。

地点：原处。

人物：張采貞、張老松、姚麒麟。

景：楼上，采貞臥房外間。隔甬道，与对楼一角相接。房內放布机桌椅等。甬道尽处露天，遙見城楼暗影。月光照着甬道。

〔幕啓：三更鑼响过。張老松醉薰薰地从樓背后走過甬道來。〕

張老松 采貞！采貞！（習慣地看采貞樓窗）采貞！

〔內貞声由对樓傳來：“曖！我在姚客人这里！”〕

張老松 快点跑過來！哼！……

〔貞捧藥碗由对樓前部走下來。〕

張采貞 爹！你醉了吧？

張老松 呸！（唱“春戲調”緊板）

我方才怎样囑咐你，
你为啥又跑到那边去？

張采貞 我煎藥送把姚客人，

爹爹你为啥吵鬧發脾氣？

張老松 深更半夜不方便，

他是男，你是女！

張采貞 我和他說的是家常話，（老一怔）

爹爹呀！（轉“長板头”）

你不該对人瞎猜疑。

張老松 （怒）去！你替我上樓去織布！这边不要你管。

張采貞 不管就不管。（攏碗進門）

張老松 哼！隨隨便便跟人說家常話，真不象話！

〔內姚聲：張老闆！

張采貞 來了！

張老松 （擋門）上樓去！（关门上鎖）

〔人聲：“老闆！打茶來！”敲茶壺蓋聲。

張老松 來了！來了！（下）

〔真輕嘆一声，上樓點燈準備織布。

〔老返回，又鎖上對樓的門，表示放心，走甬道下。

張采貞 （唱小曲，“打菜頭”）

姐在呀園中打呀打菜頭；

春打菜頭，夏打菜頭，

九支花朵，四季花兒開，

哎呀，走去哪又走來，哎哎唷！

〔姚聞歌由對樓上，開窗、搬椅、傾聽。

〔哎呀哎仔喂唷！哎呀咿喂唷！

哎呀，走去哪又走來，哎哎唷！

姚麒麟 呀！張采貞還會唱山歌，還會織布，真是個好姑娘！（轉念）哎！只怕她早已許配人家了。……

（唱湖州山歌）

結私情勿搭訕大姑娘，

大姑娘格私情勿久長；

有朝一日嫁到夫家去，

我好比三歲孩童死親娘。

張采貞 （搬椅靠窗聽畢）咦！姚客人也會唱山歌？嗯！……

（接唱）結私情要結大姑娘，

大姑娘格私情定久長。

織女要把牛郎会，
七月初七鵲橋上。

姚麒麟 (出神) 呀！ (喜極) 大姐！

張采貞 姚客人！

姚麒麟 你唱的山歌真好！

張采貞 嗯！我唱的山歌有些兩样，你听得懂么？

姚麒麟 我听的蛮灵清。呵！大姐！我有話对你講。

張采貞 什么話？我听不清。

姚麒麟 我到你房中來講，好不好？

張采貞 到我房中來講？

姚麒麟 是呀！恐怕被旁人听见。

張采貞 嘿！ (羞) ……

姚麒麟 我來了！

張采貞 不！你不能過來！

姚麒麟 怎么？……我有要緊話問你。

張采貞 門鎖上了，鑰匙在我爹手里。姚客人！日子放長些，慢慢再說吧！ (羞退，織布)

姚麒麟 呵！大姐！大姐！ (轉出楼下推不开返回，提板帶近窗)

哎！ (唱湖州山歌)

情哥哥打柴山邊走呀，

看見阿妹在對面岩； (貞停机)

有心飛到妹身邊哪，

看見絲簾想去攀！

張采貞 (輕聲) 要攀絲簾倒容易，

只怕半路絲簾斷！

姚麒麟 想高攀來難高攀，